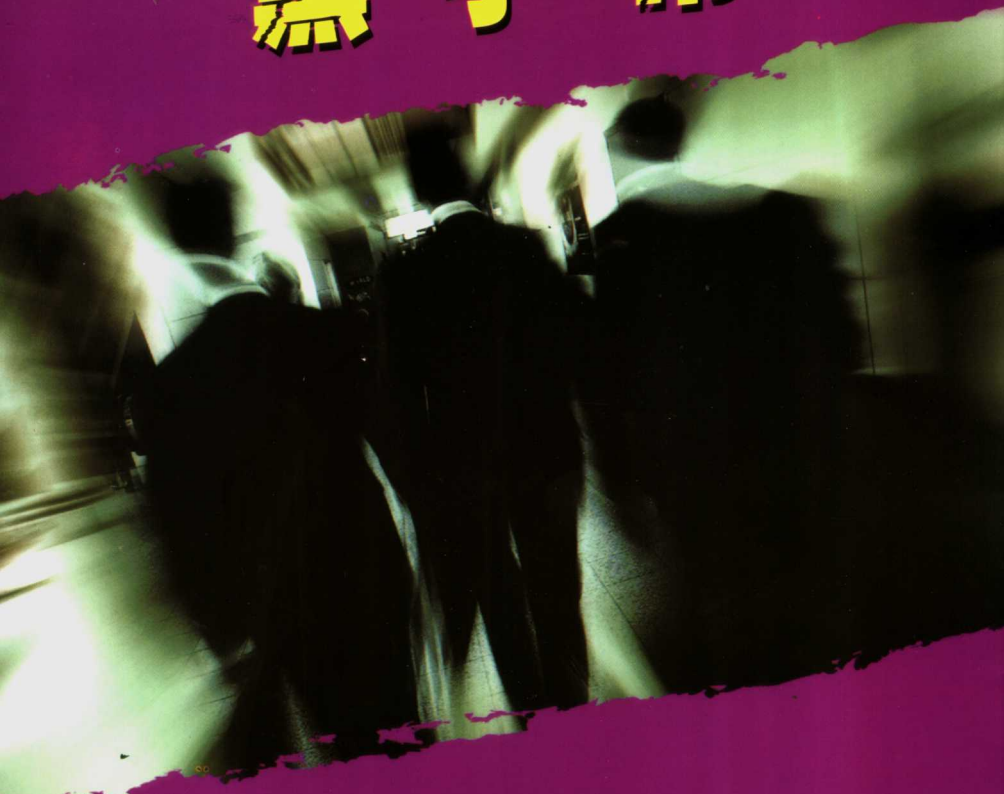


>>>世界探案经典

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强力推荐之作品

黑手帮



日本卷



SHIJIE TANAN JINGDIAN

季 叶 选编

珠海出版社

世界探案经典

黑手帮

日本卷

3

SHIJIE TANAN JINGDIAN 季叶选编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手帮/季叶选编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4.8

(世界探案经典·日本卷)

ISBN 7 - 80689 - 259 - 1

I. 黑… II. 季… III. 侦探小说 - 作品集 - 日本 - 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3067 号

世界探案经典·日本卷 3

黑手帮

季 叶 选编

终 审: 李一安

责任编辑: 帅 云 李向群

封面设计: 刘 瑜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 0756 - 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 - 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bbs.com

E - mail: zhcbbs@zhcbbs.com

印 刷: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7.5 字数: 186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~ 6000 册

书 号: ISBN 7 - 80689 - 259 - 1/I·511

定 价: 1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黑手帮·····	江戸川乱步	(1)
手 鐲·····	横沟正史	(22)
太太，安息吧·····	菊村到	(32)
肉食的食客·····	森村诚一	(53)
静悄悄的房子·····	横山秀夫	(80)
恶作剧·····	甲贺三郎	(111)
白鲛号杀人事件·····	大阪圭吉	(118)
十津川警部蒙冤记·····	西村京太郎	(136)
脏污了的月亮·····	结城昌治	(176)
背向而去的女人·····	渡边淳一	(209)



黑手帮

江戸川乱歩

黑
手
帮

再讲一个明智小五郎破案立功的故事。

这个案件是我认识明智一年左右的时候发生的。它不仅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，引人入胜；还因为当事者是我的一个亲戚，更使我难以忘怀。

通过这个案件，我发现明智具有猜解密码的非凡才能。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，让我将他破解的密码内容，先写在前面。

“早就想看望您，但始终没有机会，延至今日，非常抱歉。连日来，天气转暖，最近一定前去拜访。前赠小物，不成敬意，蒙你礼赞，深感不安。手提包是我闲来无聊，为了解闷才拙手绣成的。甚至担心会受到你的批评呢。时令不正，请多多保重身体，再见。”

这是一张明信片的内容，一字未动地抄下来了。从文字的涂抹到各行文字的排列，一切都保留了原文的样子。

那么，让我来讲这个故事。当时我为了防寒避冬，同时也带了一点工作，正住在热海温泉的一家旅馆里。每天除了洗洗温泉外，就是外出散步或静卧休息。同时也利用空闲时间写点什么，



过着极其悠闲舒适的日子。当我洗完温泉出来，心情愉快地、暖洋洋地坐在向阳走廊的藤椅上，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当天报纸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条重要消息。

当时在东京有自称“黑手帮”的一伙强盗，为非作歹，肆无忌惮，虽然警方多方侦察，但始终没有破案。昨天刚抢劫了某某富翁，今天又袭击了某某贵族，而且传说又愈来愈离奇，弄得首都人心惶惶。报纸的社会版上也每天不断地大登特登这方面的消息。今天继续用特别引人注目的《神出鬼没的怪贼》这样的三栏大标题加以渲染。由于我看惯了这一类的消息，因而它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。但是在那条消息的下边，在有关黑手帮的被害者的各条消息中，我非常吃惊地看到了“××××氏遭到袭击”的小标题下登出的十二三行文字。我所以感到吃惊，是因为消息中提到的××××氏是我的伯父。消息写得很简单，只说是××××氏女儿富美子被怪贼拐骗，赎金1万元也被骗去。

我出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。在来温泉休养之前，一直靠卖文鬻字为生。但不知为什么伯父却是一个很富有的财主，担任两三家大公司的董事。这样，他就有足够的条件成为黑手帮的目标。伯父过去事事都非常照顾我，所以不管怎样我也必须赶回去看一看。真怪我粗心大意，伯父家的这场意外灾祸，甚至赎金都被骗走这样的事，当时我竟全然不知道。我想伯父一定往我们住处挂过电话，由于这次旅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们没有办法和我取得联系。因此我只是在报纸上发布了这条消息之后才知道的。

我匆忙地整好行装赶回东京，立即跑到伯父家。到那里一看，伯父夫妻二人正在佛龛前虔诚笃敬地敲着太平鼓和木梆子，反复念诵“南无妙法莲华经”七个字。我知道他们一家都是日莲宗信徒，对佛祖非常虔诚。在念经时间如果不是事先约好，就是最熟悉的人也是不准出入的。我觉得有些奇怪，因为当时并不是



念经的时间。上前一问，原来事件还没有解决，尽管赎金已经按照强盗的要求交出，但是那个宝贝姑娘还没有给放回来。在精神万分痛苦又无能为力的时候，只有反复念诵“南无妙法莲华经”，以求佛祖保佑，搭救他们的女儿。

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黑手帮。那是几年前的事，有的读者还可能记得当时的情景。他们总是先把被害人的子女拐骗走，作为人质，然后要求巨额赎金。他们在恐吓信上详细地指定某月某日某时，携带现款若干元到某地。黑手帮的头目准时地等在那里。就是说赎金要由被害人直接交给强盗。这是多么放肆和大胆！不过他们在行动上却十分谨慎，不论拐骗也好，恐吓也好，接受赎金也好，干得干净利落，不留一丝痕迹。如果被害人事先到警察署报告，交赎金的地方埋伏有便衣警察，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了消息，绝不到那个地方去。而且那个被害人的人质随后就要遭到残酷的迫害。看来黑手帮案件不像是社会上犯罪青年那样轻举妄动，肯定是一些有头脑而且极为大胆的家伙们。

且说被强盗光顾的伯父一家，从伯父伯母开始，个个吓得张皇失措，面无人色。1万元的赎金交出去了，可是女儿并没有回来。这使得在实业界被称为“计谋多端的老狐狸”——我的伯父，也束手无策了。这就是他一反常态，肯于向我这样一个小毛孩子商量求助的原因。我的堂妹富美子当时19岁，长得又很漂亮，所以，当交了赎金之后还没有放回人来，自然使人担心她会遭到强盗们的毒手。否则，便是强盗们看到伯父容易被敲诈，一次不满足，就两次、三次地威胁，继续要赎金。不论怎样，对伯父来说，没有比这件事更令人担心发愁的了。

伯父除富美子外还有一个儿子。可是他刚念中学，做不了什么事。这样，我便充当了伯父的参谋，同他一起商量对策。经过仔细地打听之后，我发觉强盗的做法不像传说那样的简单，而是非常巧妙，甚至有些像妖魔鬼怪一类怕人。我对犯罪、侦察这类



事情具有异乎寻常的兴趣，在大家所熟知的《D山坡杀人案》中，有时我甚至想去冒充业余侦探。如果可能的话，甚至还想和那些专职侦探较量一下。当时尽管我动了不少脑筋，可是最后并没有成功，因为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这次，虽然伯父也到警察署报了案，但靠警察能解决问题吗？至少从迄今为止的侦察情况看，是没有把握的。

这样，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我的朋友明智小五郎。如果委托他办这个案件，肯定会弄出个眉目来的。我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伯父。伯父这时的心情是能请来商量的人愈多愈好。再加上平素我已多次讲过明智的侦察本领，因此，尽管伯父还不十分相信他的才能，但还是让我请他来。

我乘车到那家熟悉的纸烟铺去，在二楼那间装满各类图书的四铺席半的房间里见到了明智。碰巧的是他几天前已经着手搜集黑手帮的材料，正在对材料进行他拿手的推理。从他的口气听来好像已经理出了一些头绪。我把伯父的意思一说，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实际案例，于是他很爽快地应诺下来。我立即带他一起到伯父家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明智和我便同伯父面对面地坐在伯父家那间修建得非常考究、摆设又十分风雅的客厅里了。伯母和寄居在伯父家的学仆牧田也出来参加谈话。牧田作为伯父的保镖在面交赎金那天曾一同去过现场。他是为了补充情况被伯父叫来的。

忙乱中送上来红茶、点心等。明智只拿了一支待客用的进口高级香烟，彬彬有礼地吸着。伯父身材高大，又兼营养过多和很少运动，所以非常肥胖。他不愧是实业界的老手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也没有减少他平素的威严。伯父的两旁坐着伯母和牧田。由于两个人都长得很瘦，尤其是牧田，异乎寻常地矮小，这就愈发衬托出伯父的魁梧。双方见面略事寒暄后，尽管事前我已



经简要地介绍了情况，但明智仍提出希望再详细地讲一讲事件的经过，于是伯父便开始介绍起来。

“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：六天前，也就是13日那天中午，我的女儿富美子说到朋友家去玩，便换了衣服出去了。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。这时由于我们已经听到黑手帮的可怕传说，我的妻子首先担心，就往女儿的那个朋友家打电话询问，回答是今天根本没有去过，我们这才慌了神。接着尽我们所知，给她所有的朋友家都挂了电话，回答都是她没有去。后来又把学仆和经常来往的车夫都召集起来，四面八方到处寻找，整个夜晚眼都没合过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打断了您的话。请问，当时有人确实看到小姐外出过吗？”

明智这样问后，伯母替伯父回答说：

“啊？据说女佣和学仆他们确实都看见了。特别是一个叫阿梅的女佣说，她记得亲眼看到了小姐出门后的背影，可是……”

“以后的一切便不清楚了，住在附近的人或来往走路的人，也没有人看见您家小姐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伯父回答说，“女儿没有坐车，是走着去的，因此，如果遇到熟人是会被看到的。正如您所见到的，这条街是个僻静的住宅区，虽说是住得很近的邻居，也很少有人出来走动。我也尽可能地到处打听，却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我的女儿。因此，我正在犹豫：是不是要到警察署去报案。就在第二天中午刚过，收到了大家都担心的黑手帮来的恐吓信。果然不出所料！当时确实是惊恐万分。我的妻子他们竟哭个没完没了，恐吓信也顾不得送警察署了。信的内容是‘携赎金1万元，于15日午后11时，到T草原的一棵松树下。送款人只限一人。如果报告警察署，则杀死人质，作为报复……收到赎金后第二天，将送还你家小姐’。写的大概就是这些。”

“这封恐吓信，经警察调查结果，发现了什么线索吗？”



“啊，据说没发现任何线索。用的是到处都出售的一般信纸和茶色单层的、很便宜的信封，也没盖邮戳。刑事警察说笔迹也没有什么特征。”

“警察署对检查这类东西有很完整的设备，大概不会错的。不过邮戳是哪个局呢？”

“不，没有邮戳。因为它不是邮来的，是谁投进门口的信箱里的。”

“又是谁把它从信箱里拿出来的呢？”

“是我！”学仆牧田突然用异乎寻常的声调回答说，“信件都是由我归拢一起交给太太的。那封恐吓信就夹在13日午后第一次送来的信件里。”

“究竟是谁把它投进信箱里的，这个问题……”伯父补充说，“我问过了附近的交通警察。虽然经过种种调查，情况却一点儿也不清楚。”

明智这时陷入沉思之中，他好像要从这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简单的问答中努力发现什么似的。

“那么，以后又怎样了呢？”不一会儿，明智抬起头来接着问下去。

“我甚至想到警察署去报案，让他们侦缉处理，但我想虽然是强盗的一封恐吓信，他们说要女儿的命，也不是做不出来的。这时，我的妻子也出来拦阻。我也认为没有什么比女儿更宝贵的了。因此，虽然有点舍不得，还是决定出1万元赎金。”

“恐吓信的规定，方才已经说过是15日的半夜11点，地点是T草原的一棵松树下。我稍稍提前做了准备，把百元一张的钞票1万元，用白纸包好装在衣袋里。恐吓信中写着必须一个人去。由于妻子特别不放心，就劝我带一名学仆去，想来也不会影响强盗的活动。于是便带了牧田，以便一旦发生什么紧急情况可以保护我。这样我和牧田便到约会的那个偏僻冷清的地方去了。”



说来可笑，我活到这么大年纪第一次买了一支手枪，然后让牧田拿着。”

伯父说着苦笑了一下，我想像当天夜里那种惶恐的情景，禁不住地要笑出声来，好不容易才压了下去。我仿佛看到身材魁梧的伯父，带着矮小丑陋又有几分迟钝的牧田，在漆黑的夜里战战兢兢地向现场走去时的奇特情景。

“我们在离T草原四五百米前下了汽车。我打着手电照着路，才勉强地来到一棵松树下。因为天黑，牧田不用担心被人发现，尽量顺着树阴，保持十多米的距离跟在我的后面。你知道一棵松树周围是一片灌木林，也不知道强盗会藏在哪里，真觉得毛骨悚然。可是我忍耐着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足足等了30分钟，牧田，你在那段时间做什么来着？”

“是，我在离主人20来米的地方，俯卧在繁茂的树丛里，手指扣着手枪的扳机，眼睛盯着主人的手电光。时间相当长了，我觉得像等了两三个小时似的。”

“那么你说一说，强盗是从哪个方向来的？”

明智热心地问着。他显得非常兴奋的样子。我从他开始用手搔蓬乱头发的动作中觉察到这一点。

“好像是从对面来的，也就是说从我们来路的相反方向来的。”

“他的衣着举止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看清楚。好像穿一身黑衣服，从头到脚都是黑的。只是脸的一部分在黑暗中看起来有些发白。我没看清楚，因为当时我怕强盗生气而把手电筒闭了。这样，我默默地把钱包交给了他，本来想问问女儿的事，刚要开口，那个强盗立刻把食指立在嘴前，用力地发了一声‘哧’，我认为这是暗示我不要开口，于是便什么也没有说。”

“以后又怎样了？”



“就是这些了。强盗用手枪对着我，退着走去，慢慢地远了，消失在黑暗里。我一时身子一动都不敢动地站在那里。那么呆了一会儿，就向后面小声地叫了一声牧田。于是，牧田从树丛中悄悄地走了出来，战战兢兢地问我：已经走了吗？”

“牧田君，从你藏身的地方也能够看见强盗的身体吗？”

“呵，一是因为天黑，二是树木太密，所以没有看见强盗的身体，不过我听到了好像是强盗走路的声音。”

“以后又怎样了呢？”

“我刚说咱们回去吧，牧田又说要检查一下强盗的足迹，他的意思是以后报告警察时那会成为很重要的线索。是这样吧？牧田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找到了足迹吗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伯父也露出了困惑的神情说，“我非常奇怪，竟没有发现强盗的足迹。这个我们绝没有看错，听说昨天刑事警察也去了现场进行侦察。由于地方偏僻，其后也没人去过的，我们两个人的足迹还都清楚地留在那里，此外，没有任何别的足迹。”

“啊！那可太有意思了，能不能请你再详细地讲一讲。”

“露出泥土的只是松树下那块地方，它周围有的地方堆着落叶，有的地方长着青草，是留不下足迹的。在露出泥土的地方只留下我的木屐的痕迹和牧田的鞋印。不过强盗为了走到我站着的地方来取钱，总该留下足迹的，可是却没有。从我站着的地面到长草的地方距离最短，但也足有一丈多远。”

“那里有没有什么类似动物的足迹？”

明智有意地又问了一句，伯父显出惊讶的样子反问道：

“啊！你说什么动物？”

“比如说，有没有马的足迹和狗的足迹或别的什么？”

我听了这个问题，想起了很久以前在斯特兰杂志或别的什么



书上看过的一篇犯罪故事。讲的是一个男人把马的蹄子绑在脚上往返于作案现场，因而巧妙地避免了怀疑。明智一定也是想着这种可能性。

“呀！这种事我可没留心。牧田，你注意了没有？”

“是，我也想不起来了，好像并没有那样的足迹。”

明智又陷入沉思。

我开始从伯父那里听到这件事时就想过：这个案件的中心是没有强盗的足迹。那的确是令人可怕。

沉默长时间地继续着。

“然而，不管怎样，”伯父又接着说了起来，“这件事总算过去了，我便放心地回了家，相信第二天女儿会回来的。因为我很早就听说，愈是厉害的强盗，就愈能信守诺言，这是强盗的道德。我认为他们不会说谎，因而放心。可是结果怎样呢？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，女儿还没有回来，真的叫人无话可说。再也不能默不做声了，于是，昨天把详细情况报告了警察署。可是警察也因为有许多许多的案件要办，没有把这个案件放在心上，正在这时，听家侄说和你是好朋友，就一切拜托你费心帮忙了……”

伯父讲完之后，明智对某些细节提出了种种疑问，又把事实一个一个地加以核实，这些就不必细讲了。

“可是，”明智最后问道，“最近你家小姐这里收没收到什么可疑的信件？”

对这个，伯母回答说：

“凡是寄给女儿的信件，一定都要由我先看一下，因此假如其中有可疑的情况会立即发觉的。可是，最近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……”

“不，就是极平常、无关重要的情况也好，希望把你注意到的情况如实地谈一谈。”

明智好像从伯母的谈话里发现了什么似的，接二连三地问个



不停。

“不过，我认为这些都和案件没有多大关系……”

“总之，请你说说看。有些情况常常会预料不到地给我们提出线索。”

“那么，我就说一说。大约一个月前，从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过名字的人那里经常地给女儿寄来明信片。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，有一次我曾问过女儿，来信的是不是学生时代的朋友，女儿只是‘嗯’地答应了一声，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似的。我也觉得有些奇怪，本来想再仔细地问她一次，这期间就发生了这个案件。有些具体情节已经记不清了，听你方才一说才忽然想起来，就是说，女儿失踪的前一天，收到一张奇怪的明信片。”

“那么，能不能让我看看那张明信片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大约放在女儿的文件匣里。”

于是，伯母把那张奇怪的明信片找了出来。一看那上面的日期，正像伯母说的那样是12日，发信人由于匿名的缘故，只写了“弥生”（阳历三月），而且盖有市内某邮局的戳记。信上写的就是故事开始写的：“早就想看望您……”

我也曾对那张明信片反复地揣摩，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。只不过有些句子的确不大像少女应该说的话。但是，明智怎么想的呢？他把它当成一件大事似的，用非常郑重的语气说要暂时借用一下那张明信片。当然这是不会遭到拒绝的，伯父立即答应了。我对明智的想法一点也不明白。

这样，明智的问话终于结束，伯父迫不及待地忙着问他的意见。

于是，明智想了又想，回答道：

“不，我只是问您一些情况，还说不出有什么成熟的看法……总之，做一做看，说不定两三天之内能把小姐给你们送回来。”



由伯父家中出来，我们两个人肩并肩地走向归途。那时，我准备了很多话想了解一下明智的想法。可是他却说，侦察只不过刚刚有了点头绪。至于今后怎么做，他一句也没有说。

第二天，我吃过早饭，立即到明智的住处。因为我非常想知道他对这一案件的想法，以及解决这一案件的途径、办法。

我想像着他埋首在书籍堆中，聚精会神、冥思苦想的样子。由于我们俩关系非常密切，我只和纸烟铺的老板娘打了个招呼，就急着要登上去明智屋子的楼梯，这时有人叫住了我。

“啊，今天他不在呀！很少见的今天他一大早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我多少有点吃惊地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据说并没有留下什么话。

大概已经开始工作了吧。尽管这样，经常早晨睡懒觉的明智，这次能这么早地外出办事是过去很少有的。我这样想着，又回到我住的公寓。因为我有些不放心，隔一会儿又来找明智，但是去了几次明智都没有回来。最后等到第二天的中午，还没有见他回来。我有些担心起来。纸烟铺的老板娘非常着急，到明智的屋子里看是不是留下了什么字条，结果也没有。

我觉得应当把这个情况告诉伯父，便马上到伯父家。伯父伯母夫妻两人还是那样在佛祖前念经呢。我说明情况，伯父、伯母大吃一惊，这回不是连明智也被强盗弄走了吧！因为是请他侦察这个案件，所以连我们也有很大责任。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对明智的母亲可怎么交代呢？伯父全家又慌张起来了。我本来对明智十分信赖的，认为他万无一失，不会出什么问题，却也被周围的恐慌情绪所感染，也担心起来。在束手无策中时间滑过去了。

可是，当下午我们齐聚在伯父的饭厅里，正左思右想拿不定



主意的时候，送来了一封电报。

“富美子同行现出发。”

这出乎意料的电报是明智从总带千叶拍来的。我们都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喊起来。明智平安无事，女儿也能回来。无精打采、死气沉沉的一家立刻变得活泼热闹起来，就像要迎接新嫁娘一样。

我们都焦急地等待着。当笑容满面的明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。脸庞稍稍有些消瘦的富美子跟在他的后面。由于伯母怕富美子疲劳，只让她回到卧室躺在床上休息。为了表示祝贺，我们面前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酒菜。伯父夫妻殷勤地握着明智的手让他到上座，千百遍地说着感谢的话。那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案件，对明智的感激是毫不过分的。对手是动员了国家的警察力量也长期未能奈何他的黑手帮。尽管明智是侦探名家，但这么快、这么轻而易举地把女儿领回来，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。明智不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把案件解决了吗！伯父伯母像欢迎凯旋归来的将军似的，盛情款待，这是完全应该的。他是一个多么令人钦佩的人啊！这次就连我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大家都凑过来想听听这位大侦探的冒险故事，以便了解黑手帮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“非常抱歉，我什么也不能讲。”明智表现出有些为难的样子说。

“尽管我多么鲁莽，但一个人总是不可能把那些强盗都逮捕起来的。我经过种种考虑，想出了一个极为稳妥地把你家小姐救出来的办法，也就是说让强盗无条件地返还一切的办法。这样我便和黑手帮有了一个约定，即黑手帮方面送回你家小姐返还1万元赎金，同时保证将来也绝不对你家动手。我呢，不理有关黑手帮的活动。我想只要府上蒙受的损害得到补偿，那我的任务就算完成。所以我想适可而止，免得稍一疏忽出现不好收拾的局面。



于是我便答应了强盗的要求回来了。因此，请你们不要向我询问关于黑手帮的一切情况……这是那笔1万元现款，请你查收。”

这样说着，他把用白纸包着的1万元交给了伯父。特别感兴趣的侦探经过算听不到了，但我并没有失望。对伯父他们也许不能说，再怎么严肃的约定，对于像我这样的好朋友，他会如实地告诉我的。这样一想，我便急不可耐地盼着酒宴快点结束。

对伯父夫妻来说，只要自己一家平安，逮捕不逮捕强盗，那是无关紧要的。为了表示对明智的谢意，他们不断地交杯敬酒，酒量不大的明智立即双颊通红，那总是笑呵呵的脸现在更是满面春风，热烈地交谈着案件之外的闲话，客厅里一片爽朗的笑声。在酒宴桌上大家都说了些什么，没有记在这里的必要。只有下面的一段对话，我想多少能引起各位读者的兴趣。

“不，您就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了。我在这里发誓，将来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，不论多么难办的事，我一定尽力完成，你看怎么样？现在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吗？”

伯父举杯向明智敬酒，笑容满面地说。

“那多谢你了！”明智回答说，“举个例子说怎么样。我的一个朋友某君，非常羡慕你家小姐，不知道能不能把你家小姐嫁给我那个朋友？”

“哈哈……你真有办法。不过只要你保证那个人的为人，我是不会拒绝把女儿嫁给他的。”伯父相当认真地说。

“我的朋友是基督教徒，这一点你以为如何？”

明智的话作为即席凑趣给人的印象是有些过于严肃。虔诚笃信日莲宗的伯父稍稍表现出有些不快。

“好的。我是非常讨厌基督教的。不过这次不是别人而是你提出来的要求，让我考虑一下看。”

“那就多谢了！说不定什么时候，会有人来求婚的。请你不要忘记你方才说过的话。”